

你我他

私人语录

外公的音乐梦

| 徐若莲 文 |

我的外公过祖照，现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了，可说到无锡华光国乐团，了解无锡民乐史的可能就都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无锡华光国乐团可谓红极一时，那时在无锡的各大剧场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演奏的江南丝竹经典曲目迷倒了一批无锡人，我的外公便是这华光乐团受人敬重的过团长。

外公1921年出生于无锡东北塘一个土财主家里，外公是两房合一子的“独苗”，自然一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的了。他自己说，在当地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过大少爷，到哪里都有保姆书童跟着。外公从小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因而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中学考入了无锡辅仁中学，后因日寇侵华，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1944年去香港。

1945年抗战结束后外公从香港回到无锡，后入职无锡电信局。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钱世辰、吴啸雄、马少初、祝世匡等一众音乐爱好者，空余时间他们便经常在一起玩音乐。1949年以后，外公加入了无锡华光国乐团，因他儒雅又多金，家里可提供活动场所，具有公认的组织能力而被推任为团长。

外公1949年举家迁入大成巷25号，这是一所带有大院子的房子，这里就成为了华光乐团的活动场所。从此，每个周日华光乐团的成员们就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这里，互相切磋琴艺集中排练。乐团成员大都是教授、医生等各行各业精英，从开始的10来个人发展到60多人。

外公兼了乐团扬琴手。外公的扬琴水平并不算高超，但神奇的是他可以盲敲，甚至可以把扬琴反架在琴架上在背面演奏，这我小的时候曾亲眼目睹，实在令人称奇。华光乐团以演奏江南丝竹和传统乐曲为特色，请了当时华东艺专的教授担任指挥。每次排练结束后大厅就变成了舞厅，守候多时的音乐爱好者和舞迷们便蜂拥而入，由乐队担任伴奏，那红火的情况自然不言而喻了。

随着乐团越来越成熟，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不但频频出现在无锡各大剧场举行专场演出，还与苏州国乐团、上海国乐团经常交流演出，获得一致好评，也引起了著名的无锡籍音乐家杨荫浏的关注。说起来，杨荫浏跟外公还是校友，杨荫浏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每次回无锡，都会到华光乐团来示范指导，只要有时间还会和乐团一起登台演出。

我是1964年出生的，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公的乐团被解散了，外公大成巷25号的大房子被充公了，外公搬到了大成巷6号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在我记忆里，那时外公整个人是颓废的，经常会发脾气，也不上班了，因为当时外婆还在工作，外公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家庭煮夫。

但外公到底是个精致的人，他做的西餐尤其是色拉那是一绝。在外公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们都学了琵琶等乐器。那时外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偶尔跟我几个叔叔搞个家庭小音乐会，看他认真敲扬琴的样子很让人陶醉。于是在我5岁左右，家里也开始让我学弹琵琶。记得先给我做来一把小琵琶，后来又换了一把中的，等我再大点可以弹标准琵琶时，外公请来了他的好友祝世匡教我。每周祝老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家教我弹琵琶，大概持续了一年，直到祝老离开了无锡。如果说我的琵琶功底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或许外公是想通过我圆他的音乐梦吧。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我并没有如外公的愿走艺术专业之路，但是从所受的音乐熏陶成了我一生的财富。

外公是2005年7月过世的，享年84岁。临走前还在念念不忘他的音乐梦，当有老团员来看望他或电话他，那一声声老团长叫着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无比欣慰和留恋的。

得易舍难

| 姚静芳 文 |

幻曼妙之处的潮去潮来。

放下偏见。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看待世界。假如一个人视野不开阔，则难免“管中窥豹”，做了井底之蛙而不自知。世界之大，浩浩荡荡，人生旅程，精彩纷呈。不要活了大半辈子还看不懂人性，不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依旧保持“巨婴”的原生态特性。学会放下偏见，尝试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会让你对这个世界有更客观的认知、更惊喜的发现、更精妙的体悟，从而更加明了“舍得”之道的真谛。

放下烦恼。命运从来不会亏待每一个人。同样一口井，对有的人来说意味着障碍，而对有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源泉和机会。烦恼都是自找的。你可以把烦恼看成问题和负担，同样，“转念之间”，你也可以把烦恼当作磨炼心性的法宝和不断进步的阶梯。“庸者自扰”，学会放下烦恼，忽然发现，心灵就轻松了，人生就顺遂了，头有蓝天，脚有大地，人生坦荡荡，何来不舍？

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舍，但不管何时何地，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舍”。

初心不能舍。初心是一生不可缺少的豪情和勇气，是人生的灵魂和光亮所在，是葆有青春

人们常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仿佛舍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的得。人生成长，得总是伴随着希望和欣喜，而舍常常意味着撕裂和苦痛。因此，人们总是更喜欢得，而对于舍，则不管如何坦然应对，总有一些“依依不舍”。

相比较“得”，学会“舍”更难。学会“舍”需要更旷达的智慧，更坦然的勇气，和更纯粹的心灵。

人生的前半途，总是在不断地追逐着更多的“得”：健康、金钱、荣誉、事业、爱情、孩子、房子、汽车……而人生的后半程，如果再继续心心念念“得”，则只会发现自己人生的“负重”越来越多，导致你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

所以说，得易舍难，人到中年，要学会放下。

放下执念。“求不得苦”的执念已经深深植入绝大多数人的心灵。世人总是以“得”为快乐的焦点，“得”已经成为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习惯，要放下这种“得”的执念，殊为不易。但人生并非坦途，尤其在人生的后半程，面对自然规律下不可避免的“失去”，我们必须学会放下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和执念，坦然享受人生奇

生机的秘方。人生难得，唯有初心不可辜负。希望你千帆过尽依旧初心不改，笑容依旧，无论物理年龄几何，心灵却因葆有初心而年轻永远。

学习不能舍。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人生的“保鲜剂”和“充电站”。社会瞬息万变，不学习就要落后，就要被淘汰。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学习永远不能丢。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学习的范围也会不断扩大和重点转移，从原先聚焦于学习“为稻粱谋”的技能，转而学习更多可以全方位提升人生幸福度的方法技能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断地拓展认知边界，增强生命的层次和厚度。

善良不能舍。你可以不聪明、不能干，但是绝对不能不善良。岁月轻狂，夺走了你很多东西，也可能会在你身体、心灵上留下创伤。但不管怎样，善良是一种美德，一种高贵的品质，永远不能轻易舍去。舍弃了善良，就泯灭了人性的光辉，丢弃了人生的信仰。生而为人，善良为本，漫漫人生路，携带一颗善心，将使你的生命旅程更温暖、更坦荡、更灿烂。

愿你我在舍得之间洞察人生的智慧和真谛，活出更加心花怒放的人生！

亲情一缕

母亲的两个“母亲”

| 黄玉梅 文 |

公去世得早，是外婆一个人靠着每天上山割柴，再拉到镇上卖，才养活了他们姐弟三人，还供两个舅舅读完了高中。而外婆只有一米五的个头，还是一双裹过的像粽子一样的小脚！

也许是爱屋及乌吧，母亲对小脚老年妇女特别关爱。70年代初期，我们一排家舍住着八九户人家，在家舍的东头，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家家户户淘米洗菜都要到这里来。于是，在公共水龙头旁，就多了一个水泥砌起来的箩筐，是邻近郊区村里养猪人家放在这里，接淘米水的。母亲淘米时，总是不忘把浓浓的淘米水倒在箩筐里。有时看见别人把淘米水倒在沟里，母亲就及时提醒大家，倒在箩筐里吧，举手之劳，帮帮养猪的农民。

来提淘米水的是一个走路不太稳的老奶奶。母亲就问：您多大年纪啦？老奶奶回：66啦。母亲说：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您居然与我的母亲同岁！就吩咐跟在一旁的我，快去家里端张椅子来，让老奶奶歇一歇，还让我倒一杯凉茶给老奶奶。母亲对她说：以后您来收淘米水，

就到我家里歇一歇，喝杯水再走，回村里还要走两里路呢。老人家很感动，以后每次来收集淘米水，都到我家来坐坐。老奶奶也心善，经常从他儿子的地里摘几个番茄、黄瓜来。母亲待她如亲人，遇到天气特别热，或者雨雪天气，母亲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帮老奶奶把淘米水送到村里。老奶奶激动地说：姑娘啊，你真好！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个女儿多好啊！母亲说，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吧！您恰巧与我母亲同岁，也是有缘啊！老奶奶热泪盈眶，一迭声地说：真是太好啦！太好啦！

后来母亲每次接外婆来家里，就会接“干妈”一起来住，吃一样的饭菜，做一样的衣裳，连母亲亲手做的绣花鞋，都是一模一样的两双。两个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母亲没有食言，待“干妈”如亲妈，逢年过节总会登门“送节礼”，直到“干妈”86岁去世。

母亲总是这样帮助比她更穷苦的人，不求回报。母亲的“孝与爱”深深植根在我们的心中，抽枝、散叶、开花、结果……